

#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著



#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听听那冷雨 / 余光中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9.2

ISBN 978-7-5057-4591-9

I. ①听… II. ①余…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27122号

- |    |                                |
|----|--------------------------------|
| 书名 | 听听那冷雨                          |
| 作者 | 余光中                            |
| 出版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发行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经销 | 新华书店                           |
| 印刷 |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
| 规格 | 787×1092毫米 32开<br>8.25印张 170千字 |
| 版次 | 2019年4月第1版                     |
| 印次 |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7-5057-4591-9         |
| 定价 | 45.00元                         |
|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
| 邮编 | 100028                         |
| 电话 | (010) 6467800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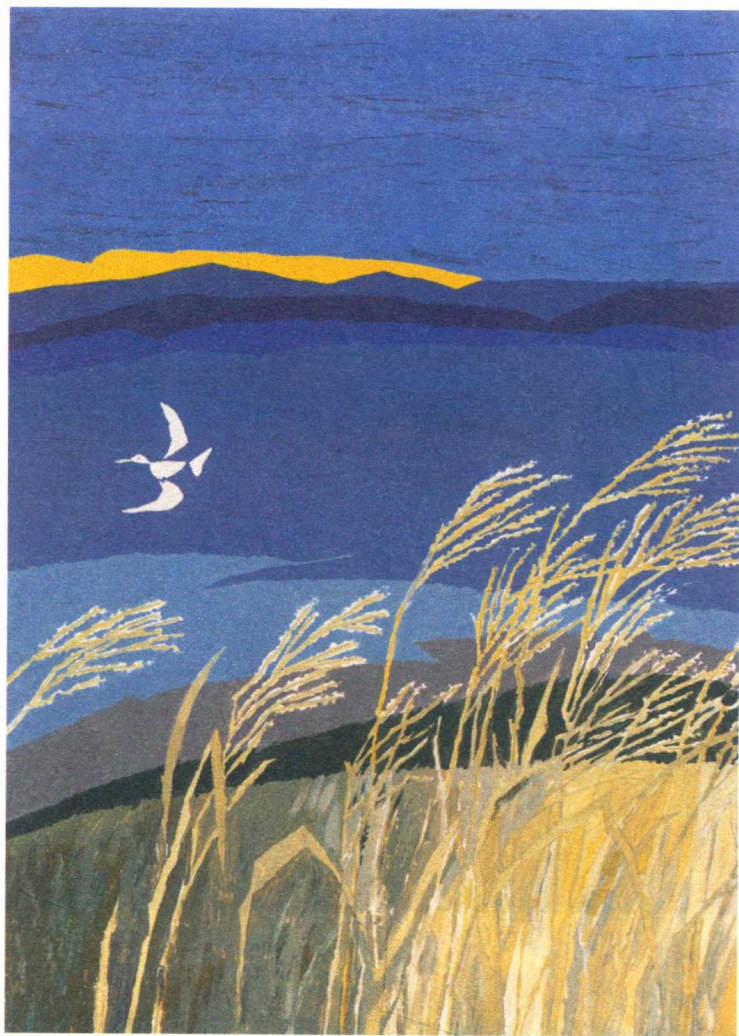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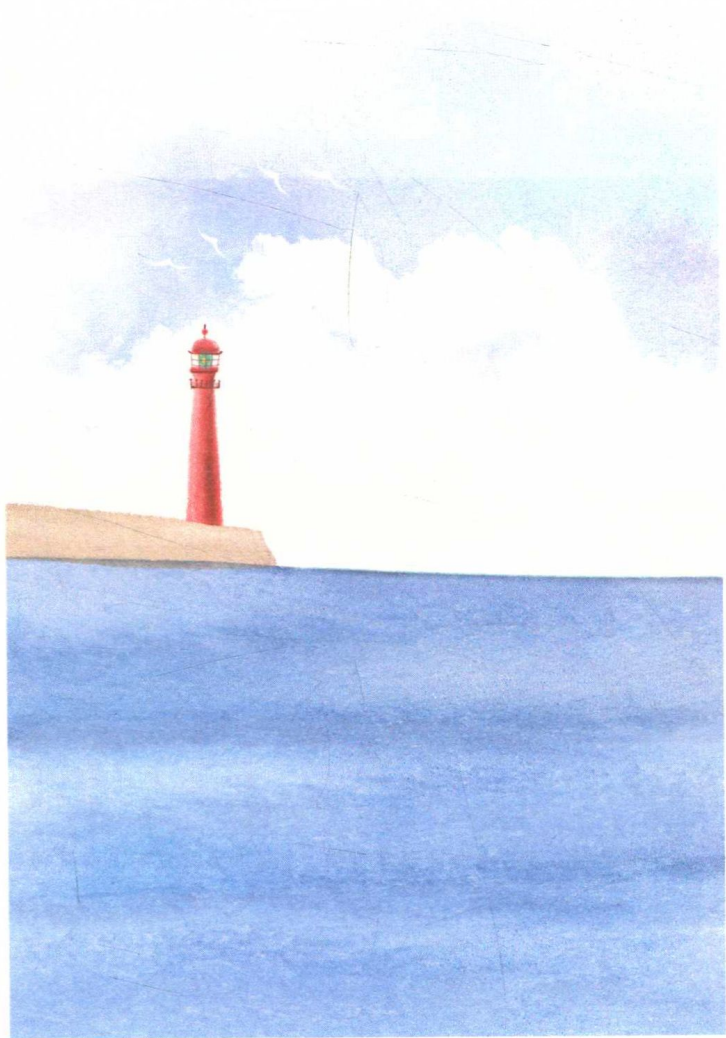
敢在时间里自焚，必在永恒里结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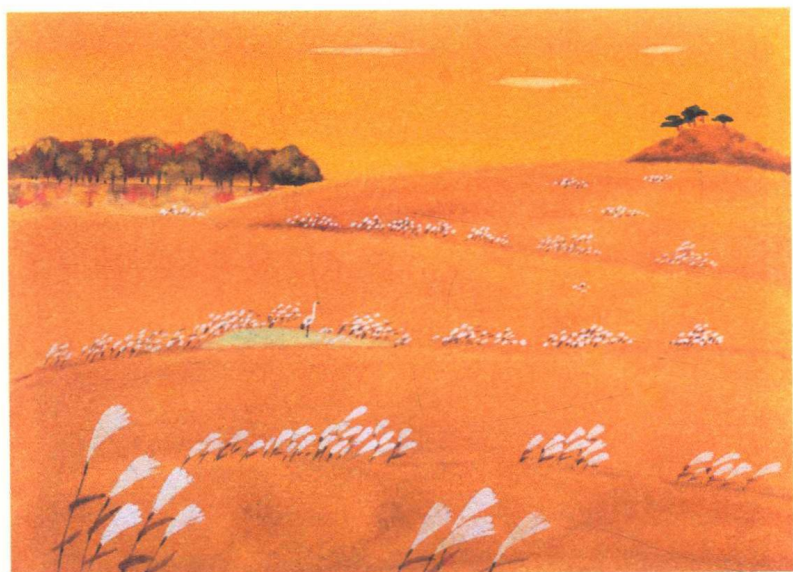
我是廊外的一株花树。花来。花去。而树犹在。



那不是朝山，是回家，回到一切的开始。



有一种时间的乡愁无药可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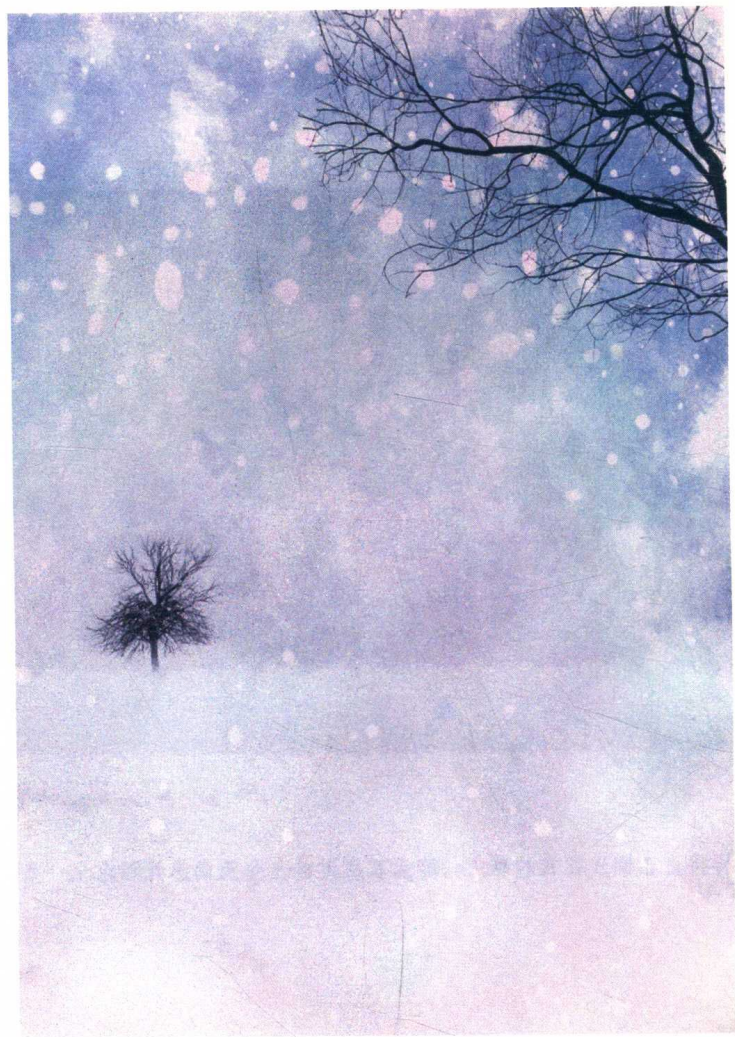


梦是一床太短的被，无论如何也盖不完满。





就这样将自己搁浅在夜的礁上，昨天已成过去，今天尚未开始。



时间静止，空间泯灭，让我从容整理自己的灵魂。

# 目 录

- 1 万里长城
- 8 山 盟
- 20 南半球的冬天
- 28 听听那冷雨
- 36 蝗族的盛宴
- 39 朋友四型
- 42 借钱的境界
- 46 幽默的境界
- 51 云开见月
- 初论刘国松的艺术
- 64 新现代诗的起点
- 罗青的《吃西瓜的方法》读后

- 86 变通的艺术  
——思果著《翻译研究》读后
- 99 向历史交卷  
——《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总序
- 115 中国人在美国  
——序於梨华的《会场现形记》
- 119 涩尽回甘味谏果  
——序何怀硕的《苦涩的美感》
- 123 从毕加索到爱因斯坦  
——《大学英文读本》编后
- 126 用现代中文报道现代生活
- 135 《录事巴托比》译后
- 138 外文系这一行
- 144 后浪来了
- 150 大诗人的条件
- 155 现代诗怎么变？

160	传奇以外
164	现代诗之重认 ——把一切交给历史
170	汉江之滨 ——记第二届亚洲文艺研讨会
188	论琼·拜斯 ——《听，这一窝夜莺》之一
202	论久迪·柯玲丝 ——《听，这一窝夜莺》之二
216	苦雨就要下降
227	论披头的音乐
245	后 记
248	九歌新版后记

## 万里长城

那天下午，心情本来平平静静，既不快乐，也不不快乐。后来收到元月三日的《时代》周刊，翻着翻着，忽然瞥见一张方方的图片，显示季辛吉<sup>①</sup>和一票美国人站在万里长城上。像是给谁当胸猛捶了一拳，他定睛再看一遍。是长城。雉堞俨然，朴拙而宏美，那古老的建筑物雄踞在万山脊上，蠕蠕蜿蜒，一直到天边。是长城，未随古代飞走的一条龙。而季辛吉，新战国策的一个洋策士，竟然大模大样地站在龙背上，而且褻渎地笑着。

“我操他娘！”一拳头打在桌上。烟灰缸吓了一跳：“什么东西，站在我的长城上！”

四个小女孩吃惊地望着他。爸爸出口这么粗鄙，还当着她们的

---

<sup>①</sup> 季辛吉：即有美国外交教父之称的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

面，这是第一次。

“爸爸。”最小的季珊不安地喊他。

没有解释。他拿起杂志，在余怒之中，又看了一遍。

“是长城。”他喃喃说。然后他忽然推椅而起，一口气冲上楼去。

在书桌前闷坐了至少有半个钟头，盛怒渐渐压下来，积成坚实沉重的悲壮。对区区一张照片，反应那样地剧烈，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万里长城又不是他的，至少，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生在江南，柔橹声中多水多桥的江南。他的脚底从未踏过江北的泥土，更别说见过长城。可是感觉里，长城是他的。因为长城属于北方北方属于中国中国属于他正如他属于中国。几万万中国人只有这么一个母亲，可是对于每一个孩子她都是百分之百的母亲而不是几万万分之一。中国，他只到过九省，可是美国，他的脚底和车轮踏过二十八州。可是感觉里，密歇根的雪犹他的沙漠加州的海都那么遥远，陌生，而长城那么近。他生下来就属于长城，可是远在他出生之前长城就归他所有。从公元以前起长城就属于他祖先。天经地义，他继承了万里长城，每一面墙每一块砖。

继承了，可是一直还没有看见。几十年来，一直想抚摩想跪拜的这一座遗产，忽然为一双陌生而鲁莽的脚捷足先登。这乃是大不敬！长城是神圣的，不容侵犯！长城是中国人长达万里的一面哭墙，仅有一面墙的一座巨庙。伏尔泰竟然说它是一面纪念碑，竖向恐怖，令他非常不快。也许，长城是每个中国人的脊椎，不容他人歪曲。

看到季辛吉站在那上面，他的愤怒里有妒恨，也有羞辱。

“竟敢吊儿郎当站在我的长城上！这乃是大不敬！”立刻他有一股冲动，要写封信去慰问长城。他果然拿出信纸来。

“长城公公：看到洋策士某某贸然登上……”他开始写下去。从蒙恬说到单于和李广说到吴三桂和太阳旗一直说到季辛吉的美制皮鞋，他振笔疾书，一口气写了两张信笺。最后的署名是“一个中国人”。

一个中国人？究竟是谁呢？似乎有标明的必要吧。他停笔思索了一会儿。“有了，”从抽屉里他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翻过面来，注道，“这就是我。你问大陆就知道的。”然后他把信纸叠好，把照片夹在里面，一起装进信封里。

“该贴多少邮票呢？”他迟疑起来，“这倒是一个问题。”

他想和太太商量一下。太太不在房里。一回头，太太的梳妆镜叫住了他。镜中出现一个中年人，两个大陆的月色和一个岛上的云在他眼中，霜已经下下来，在耳边。“你问大陆就知道的。”大陆会认得这个人吗？二十年前告别大陆的，是一个黑发青眯的少年啊。

愈想愈不妥当。最后他回到书房里，满心烦躁地把信撕个粉碎。那张照片分成了八块。他重新坐下，找出一张明信片。匆匆写好，就走下楼去，披上雨衣，出门去了。

“请问，这张明信片该贴多少邮票？”

那位女职员接过信去，匆匆一瞥，又皱皱眉，然后忍住笑说：



“这怎么行？地名都没有。”

“那不是地名吗？”他指指正面。

“万里长城？就这四个大字？”她的眉毛扬得更高了。

“就是这地址。”

“告诉你，不行！连区号都没有一个，怎么投递呢？何况，根本没有这个地名。”

其他的女职员全围过来窥看。大家似笑非笑地打量着他。其中的一位忍不住念起来。

“‘万里长城：我爱你’。哎呀，这算写的什么信嘛！笑死……这种情书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王家香，我问你，万里长城在哪里？”

王家香摇摇头，捂着嘴笑。

“一封信，只有七个字。”另一位小姐说，“恐怕是世界上最短的信了吧？”

“才不！”他吼起来，“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信。可惜你们不懂！”

“这个人好凶。”围在他身后的寄信人之一忍不住说。

他从人丛中夺门逃出来，把众多的笑声留在邮局里。

“你们不懂！”他回过身去，挥拳一吼。

冒雨赶到电信局，已经快要黄昏了。

那里的职员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万里长城。

“对不起，先生，”一个青年发报员困惑地说，“这种电报我们不能发。我们只能发给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不能发给一个空空洞洞